

湘綺樓全書

湘綺樓金書

禹貢第三 虞夏書三 尚書卷三

王氏集注并箋

禹貢 司馬說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貢功也治水還上其

工役道里之書

禹敷土隨山刊木

敷荀子引作溥刊說文作

木馬曰敷分也鄭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

土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

箋曰吐生萬物可養人者為土傅之言附著

也欲人得土著不遷故必治水水盛迷漫故

隨山行便斫山木奠高山大川馬曰定其差

為槎識以記形勢

也鄭曰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

箋曰奠定也禹主名山川先定其名因依

以分九州之畛若冀州既載司馬說禹行自

洙河沈荊衡荊也冀州既載冀州始冀州既

載馬曰載載於書也鄭曰兩河閒曰冀州不

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

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

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箋曰異

尊異之稱北極出地故又加北水中可居者

曰州居必依水故黃帝以來以州分國舜權

兆十二州水土平還舊或更制其名也帝圻

無界名山大川不封無與共界也疆土或有

分限又已久定異於八州之新制也既載當

連下壺口為句師說或以載為始上不宜加

既或以既載於書既事其役壺口馬曰壺口
皆不待言又下方陳其事耳壺口山名鄭曰

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箋曰此當云既
載壺口壺口汾水載所謂載之高地也水經
說壺口山平水所出北合汾水東至龍門口
注河呂覽說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龍門
大溢是汾渭邕河之事也當禹之先共工鯀
必不容汾溢帝京而水不得泄則割地容水
使汾不泛因此乃可治其治梁及岐鄭曰地
下流本非禹功故曰既載治梁及岐理志梁
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
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
害易也箋曰水經說梁山在夏陽西北河
上春秋梁山衲傳言邕遏河魏土地記梁山
北有龍門山今韓城龍門山西北有大梁山
呂氏所謂呂梁者也梁山足互河中如脊故
曰呂梁遏河者在汾口上流百里岐山在
今武功涇渭灃汧所會遏渭則灃水不流故

治壺口水通河道必先治梁岐也以治在上

者梁岐非冀州境內而治壺口必先疏河分

渭明其功為汾興也河流既修太原至于岳

陽鄭曰大原今以為郡名岳陽大原之南於

地理志岳陽在河東故彘縣東名霍大山

筴曰至于者不從水行別取他道記興役

程途也大原岳陽今縣相距八百里渡汾陸

行而南舍汾而至沁以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汾自大原下皆既修飭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馬曰衡漳水名鄭曰懷縣屬河內地理志云

漳水出上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

入河行于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

河內者底致功績言疏蓄得宜有利無害也

至于者舍而從陸北行至曲周斥漳水使橫

行入河也水經說清漳水入濁漳濁漳出發
 鴈山東北流二漳相合在武安南黍宰邑酈
 道元注斥漳縣南漳津故瀆尚書所謂衡漳
 者也淇漳通流為洚水害於彰德廣平之間
 斥之東流以清淑厥土惟白壤馬曰壤天性
 濁自平原入河和美也鄭曰
 壤亦土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
 緩之兒箋曰白者可壤壤柔土也記種穀
 土性厥賦惟上上錯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
 之宜率弟一鄭曰此州入穀
 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
 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
 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
 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
 五夫箋曰賦從貝武出財貨以供武事周
 率出車馬堯時蓋亦同之非收穀帛也錯襍

也帝都繇盛人民輻湊百物阜蕃雖山海瀕

險閒有貧瘠錯襍計之猶為天下弟一也鄭

分稅則太相縣又厥田惟中中馬曰土地有

以為出穀益非

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

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

當為水恒衛既從鄭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

害備也恒衛既從鄭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

周之嘔夷今澆水也衛水周之滹沱今保定

以南通謂之衛水是也水經恒水從上曲陽

縣北注澆水澆水出靈北高氏山即嘔夷水

又說清淇漳洹澆易來濡沽滹沱諸水鉤通

謂之派大陸既作鄭曰大陸澤在鉅鹿北爾

河尾大陸既作雅釋地入藪晉有大陸

箋曰高平曰陸作治也大陸川原重複饒沃

可作以恒衛疏通積水盡消也水經注淇水

東流合泉原水水逕朝歌南紂都在焉禹貢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今鉅鹿縣在曲周北

鳥夷皮服鳥東晉本作鳥獸者鄭曰鳥夷東北

今字遠也今吉林黑龍打牲諸部賦以鳥獸

貂狐魚鹿因以所獵為食以皮貢焉服治也

以治皮為事

不農田也

曰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

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

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

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

箋曰九州惟記水道通利者莫若舟楫當州

貨財之原也冀在兩河間河利不待言故惟

記東海道由海入河而水利盡矣司馬以碣

石在海不知海正對河也水經碣石山在遼

西臨渝南水中今臨榆縣山海關有九門口
 戰國秦漢通以為碣石在此其南更有石山
 斗入海今謂之旅順口二石相對為左右則
 右碣石旅順也自山海關出甯遠錦州蓋平
 復州金州旅順營口皆奉天西界旅順入口
 即九河入海之對岸也海舟出海而入河
濟河惟沈州鄭曰言沈州之界在此二水之
 也古文作台从口从水敗兒謂水退見口尔
 正說釋地皆禹所名則州亦禹新名之高誘
 說河出其北洑經其南水經濟出河東垣縣
 東王屋山至乘氏分為二南為河北為濟濟
 至甲下邑入河尔正河出**九河既道**馬曰九
 昆侖虛史記說入于勃海**九河既道**馬曰九
 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般鬲津鄭
 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

爲九以衰其執壅塞故通利之也周時齊桓
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
津往往有其遺處焉箋曰九河九江三江
皆一水自分尔正記九河名廣異聞耳非禹
分之也水合則迅分則漫河不兩行治水者
人人知之許商說白鬲以北至徒駭相去二
百餘里其蕩蕩懷襄甚矣鯀堙無功禹乃開
迎河使九仍爲一味者仍欲求故道以分之
可謂雷夏既澤沮會同鄭曰雍水沮水相
愚也雷夏既澤沮會同觸而入此澤中地
理志曰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箋曰水
經注瓠河又左逕雷澤北昔華胥履大迹處
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舜所漁也
河沛支渠同入雷澤夏有水冬無水故曰雷
夏尔正曰水自河出爲澼洙出爲澆澆卽沮
也又謂之濮京相以沮北爲楚北云六國時

沮楚同音即此沮矣瓠子河為灘至濮州合

濮水所謂灘沮會同也濮州即成陽西北則

近開桑土既蠶鄭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

是降北宅土司馬曰於是民得下北居土鄭

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北

居士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箋曰降北

度土治桑土也詩曰降觀于桑桑宜依北下

平土故以降北為墾治桑土之名桑利四倍

于農也民下北居厥土黑墳馬曰墳有膏肥

白然之事不足記也
聲轉通用字人治為壤自肥為
墳土皆黑肥所謂九州沃地
木惟條說文引繇作繇馬曰繇抽也
曰記艸木者三州皆煎鹽之地供薪箋

炭也蘇條言其易長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

鄭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箋曰田分

九等者記高下之差明穀種所宜下者宜稻

高者宜稷中者宜麥其黍菽則隨田附植之

貞當也以工作當賦無他征也於諸州當下

下其後當上上十有三載乃同馬曰禹治水

沉地最腴饒也十有三載乃同十三年入州

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鄭曰十三年乃有賦

與入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箋曰治水

八年墾田三年明年升科例從厥貢漆絲箋

下則據初賦言之非常下下也厥貢漆絲曰

貢庭實高天子者柰木厥筐織文鄭曰貢者

汁以暴物絲蠶所吐也厥筐織文百工之府

受而臧之其實於筐入于女功故以貢筐別

之屑征筐厥玄黃昭我周王箋曰筐匪古

今字許慎記匪似竹篋篋竹器如笞織染布
帛之總名記士不衣織謂先染色絲乃織成

匹織文蓋又有花文如所謂山龍
至宗彝之繡文今制亦禁粧蟒緞
浮于濟濕

達于河鄭曰地理志濕水出東郡東武陽
箋曰浮下水達上水濕今作漂大清

河出朝城至利津入海沈州經流也
南浮濟中浮漂在河下流故曰達河海岱惟

青州鄭曰東至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
嶠夷箋曰青從生丹以日出名之嶠夷

既略大傳曰禹鐵既略馬曰嶠夷地名用功
少曰略箋曰略从田各井里之也嶠

夷義仲所宅故同內地
日本出好鐵故亦作鐵
濰淄既道既東晉本

水南流至諸城北流至昌邑入海
曰水經濰水出濰山淄水出原山
濰山在沂

瀾河出臨胸厥土白墳者肥也海濱廣瀉瀉

至壽光入海鄭曰斥謂地鹽鹵箋曰瀕水厓瀉

作斥鄭曰斥謂地鹽鹵箋曰瀕水厓瀉

非古字斥即岸也許慎說鹹地東方謂之厓

即坼字耳地坼裂埽之成鹽不須煮厥田惟

者廣者開平其地以受潮曬鹵也煮厥田惟

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監煮海水成者絺

細海物惟錯鄭曰海物海魚岱畎絲枲箋曰

葛剛古今字水小流也岱山諸泉浸潤宜桑麻

剛剛古今字水小流也岱山諸泉浸潤宜桑麻

絲泉尤良泉已治麻未成縷者周官有典泉

鉛松怪石箋曰鉛青金今錫也錫以柔金今

錫賊金鉛不中作器古鉛以作器

松材木之良者怪瑰瓌萊夷作牧箋曰地理

古今字怪石寶石次玉志長廣有

萊山奚養澤在北今萊陽又齊侯伐萊今萊縣牧養牛人也萊山澤饒水艸使夷隸牧畜

其地故號厥筐盒絲盒從司馬東晉本作麩澤曰奚養

絨線以供耑繡防風日變色故恆覆弁之浮顏師古說麩絲食麩之蠶絲可以弭琴瑟

于汶達于濟箋曰水經汶水出萊蕪原至壽張安民亭入于濟青東水皆入

海唯汶西南流通泗泗海岱及淮惟徐州沛交會沂濟乃通沉也鄭

徐州界又南至淮水箋曰東北與青界西南與揚界也亦正濟東曰徐州此不言沛則

水道與殷周時異沛善徙也水經淮氏出平氏胎簪山至淮浦縣入海所及者起泗州至

阜淮沂其乂水名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甯司馬曰淮沂其治鄭曰淮沂二

箋曰水經沂水出蓋艾山至下邳入泗春
 秋說淮者均也淮水昔通漢入江又自荷混
 沛入河今又之使引沂通泗以
 分沛因借沂引淮同入海也
 蒙羽二山名箋曰沂不為害故山上可種
 也水經蒙山在泰山蒙陰今新秦羽山在東
 海祝其今海州二山相距四五
 百里百泉漫衍恆患沂淮夏漲
 司馬東晉本作豬鄭曰大野在山陽鉅野
 北名鉅野澤箋曰都陔渚古今字今又作
 堵築隄閘蓄泄水也大野微山洪澤諸湖北
 連南旺湖夏通淮泗兼漫及高郵寶應湖故
 當堵之使不溢漫水經沛水東至乘氏縣西
 分為二其一水入鉅野澤注云濮水同入清
 口與汶會然則大野之地北沛南淮鉤通汶
 泗與荷澤明都接連取其容水也今皆壞以

可書三 虞夏書三 禹貢